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慎大覽第三

權勲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貴因 察今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疆也恐也愈益凡大者小鄰

國也疆者勝其敵也夫大者疆以侵削鄰國使小也

敵也勝其敵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

雖疆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也惡安故賢主於安

思危安不忘危於達思窮顯不約於得思喪喪亡也有失故

思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調

周文公所作也若臨深淵恐墮也如履薄冰恐陷沒也故曰以言慎事

暴戾頑貪頑心不則德義之經為天下顛恐而患

之患顛驚也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殺紛紛

也分分恐恨也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

干辛祭之諛也專祭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

服群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龍逢忠而桀殺之

有遠志離散也莫敢直言其生若驚驚或作夢驚亂貌

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患憂也心懼盡見誅故畔

也桀愈自賢矜給一作過善非其所行善也非主道

重塞國人大崩崩壞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

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

尹伊尹不信伊尹有罪而亡令夏信之也伊尹奔

夏三年反報于亳亳湯都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

琬琰琬當作琰琰美玉也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昔曰上天弗恤夏命

其卒卒也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詩

也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

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

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鬪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務

大三百四

伊尹以告湯商涸旱也涸枯湯猶發師以信伊尹

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

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為天下戮不可正

諫雖後悔之將可柰何湯立為天子夏民大說

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也疇商商不變肆

安其親親如夏部讀如衣今兖州人謂殷氏皆

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

尹之盟不避早殃祖伊尹世世享商祖用伊尹

享商世也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舉命封黃帝之

後於鑄國封帝堯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

陳下舉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

以奉桑林桑山也故使奉之武王乃恐懼太息流

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

眾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

之政盤庚大甲後十七世祖丁也武王於

是復盤庚之政民不遠發巨橋之粟巨橋紂賦鹿

臺之錢以示民無私布紂錢府也出拘救罪

分財棄責以振窮困責彼也分有與無也責孤獨

曰窮無衣封比干之墓以其忠諫而見殺故青

箕子之宮故箕子避亂以異之也表商容之閭

大百二十一  
八  
三



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  
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  
之大也歎不過三日三日則消也飄風一作暴風日  
中不須臾晷曰日中不須臾故今趙氏之德行無  
所於積德無積德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傳  
知不懼矣此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昌盛夫憂  
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  
持之其難者也持猶守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  
後世齊荆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一作卒敗  
不違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

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勁疆也門關頭而  
力聞於天下有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  
以兵加公輸般在楚楚王使設雲梯為攻宋之  
下之巧工也寡人使攻宋之城臣請為宋守之公輸  
般九攻之不肯以善用兵見知於天下也墨子名  
翟魯人也著書七善持勝者以術疆弱善持勝  
者不以疆弱言能以術疆弱也

慎大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兼並不去小利則大  
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至猶成也故小利大

利之殘也殘害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

昔荆龔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龔王傷

晉大夫呂錡射龔王中其目故曰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

陽穀搽黍酒而進之酒器受三升曰黍子反叱曰訾退

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也豎

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

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絕止也戰既罷龔

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

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幄帳也聞酒臭而還曰

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

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不穀無

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

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

也此變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

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

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

道焉必可得也垂棘美璧所出之地因以為名也屈產之乘屈邑所生四馬曰

駿馬者東北也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

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

假道將柰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

吾敢一作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擗也君奚患焉難也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庭實為庭實中之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濫宮之竒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車牙也輔以相依憑得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也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忘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號朝亡而虞夕從之矣柰何其假之道也

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

又克之荀息操璧牽馬而報報也獻公喜曰璧

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

也殘害也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

道也夙繇國之近晉者也或作仇為鑄大鐘方

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

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

於智伯赤章蔓枝夙繇之臣也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無

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

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



頃諫之君曰大國為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

釋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

身可也斷轂而行山中道狹故斷至衛七日而

夙繇亡智伯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

夙繇之說塞矣塞不行也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

故太上先勝先猶也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

昌國君樂毅也為燕昭王將齊使觸子將以迎

天下之兵於濟上濟水名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

恥而訾之曰不戰必刻若類拙若蠶滅也蠶也蠶若

欲齊軍之敗於是以天下兵戰戰合擊令而却

退一作之卒北也走天下兵乘之乘猶勝也觸子因以

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一作達子又帥其

餘卒達子齊人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

於齊王軍也齊王怒曰若殘

豎子之類謂殘餘也豎子惡能給若金惡與也與

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莒齊邑也燕人逐

北八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美唐金也此貪於

小利以失大利者也小利金也給達子以失國

者乃大惑也

權勳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  
 有道之士日以相驕矣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  
 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  
 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  
 天下之適也適主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  
 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倨傲也富有天下而不聘  
 夸夸誇而自大也卑為布衣而不瘁攝瘁病也攝猶屈也貧無  
 衣食而不憂懾懾懼也很乎其誠自有也自有道覺  
 乎其不疑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禁乎其必不渝

移也移持也倫變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

其心之堅固也忽忽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空空

而慤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志在海上昏乎其深

而不測測盡也言深不可盡確乎其節之不庠也就就乎

就就讀如其不肯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鵠讀

如浩浩昊天倏乎其輕俗誹譽也皆謂體道以

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宗本也真物變化而

無所終窮窮極也精充天地而不竭竭充實也神覆宇

宙而無望四方上下曰宇以屋喻天地也往古

也界畔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

莫知其源得道不可也其大魚外其小魚內此之謂

至貴道存大能大故無復有內道所貴之也士有若此

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

色則近可一作於得之矣去猶除也除其尊寵盈

堯不以帝見善綖北面而問焉善綖有道上

尊北面而問焉堯天子也善綖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

其甚也善綖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

人輕道重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若如故北面

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孰誰也

周公曰文王之弟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

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以甕破

甕蔽牖言文王造之而未遂造始也武王遂之

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抱不奉

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

得身稷也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

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止休桓公曰不

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驚亦怪也其主驚霸王者

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霸王乎庸用

也遂見之不可止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

不修霸亦可矣霸功大亦可以誠行之此論而內行

成內行之間也

脩王猶少也猶尚也子產相鄭鄭公大夫子國之往見

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

也不年以尊也子產壺丘子弟以齒長少相之

故曰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

伯也猶全也鄭國此迫晉南近楚爵則謀志論行

而以心與人相索索盡也孔子曰子產有君子

忠心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惟其志行以

則其唯子產乎唯獨也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

二人樵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援攀也錐刀之

遺於道者莫之舉也舉猶魏文侯見段干木立

倦而不敢息也倦罷也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

木官人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

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實猶爵也又責吾禮無乃

難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敬禮也

也禮一作士莫高乎節欲節則令行矣文侯

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

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

卿文侯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魏

下賢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

以乘天下之賢者其則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

天下之賢者為徒徒黨也此文王之所以王也詩

濟濟多士文王今雖未能王其以為安也不亦

易乎立王功大保安其國此趙宣孟之所以免

也宣孟晉卿趙有也履行仁義束脯以周昭文

君之所以顯也禮文君周後所分立東周君也君

秦秦尊奉之故孟嘗君之所以却荆兵也孟嘗

公行仁義而疆故荆兵却偃不敢攻之也君齊

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

之由也古者皆以此仁義之道也士下可以

驕恣屈一作也也公樂也虛已故不可以驕恣

而有也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亂之下有餓人

卧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為之下食獨而舖之再

咽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

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

於此憎至於此也自宣孟與脯一胸拜受而弗敢

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

斯食之吾更與女斯猶也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

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

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發也猶宣孟知之中

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入追疾

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舉舉車也教宣吾請為

君反死也反還宣孟曰而名為誰也而汝反走對曰

何以名為臣骹桑下之餓人也還闔而死宣孟

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宣孟德一士

猶活其身而况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

侯于城此周南之風免置之首章也言其賢可

也患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也哀愛士其難知唯博

之為可博廣博則無所遁矣也道失張儀魏氏餘

子也大夫庶子為長將而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

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將西遊

於秦願君之禮兒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

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留客雖游然豈必

遇我客或猶一作警警不遇請為寡人而一歸也

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走北面再拜拜昭

之言張儀行行去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

有間惠王說而相之惠王孝公之子始相張儀

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德猶周千乘也重

過萬乘也張儀令秦惠王師之師昭逢澤之會

魏王嘗為御韓王為右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

右名號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

於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於

薛孟嘗君令人禮兒而親郊送之謂淳于髡曰

荆人攻薛夫子弗為憂文無以復待矣文孟嘗

待見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於齊舉報反命王

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固護以而薛亦不量

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

立清廟荆因而攻薛薛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

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如顏色齊王也威

也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也知薛遂

全顛蹙之請坐拜之謂雖薄則薄矣薄輕故善

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

之中豈用彊力哉彊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

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報更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

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與猶不設形象與生

與長而言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歸終力

雖多材雖勁也動疆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

疾也也加益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

盜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聲速疾言曰寡人之所

說者男有德而無為仁義者惠盜者宋人惠施

曾孫辟公之子名侵立十一年僭號稱王宋昭公

五年大為不道故曰宋子不足仁義者也齊潘

滅之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盜對曰臣有道於此

有道於此勇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

弗中大王獨無意耶不可入不可中如此者王

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盜曰夫刺之不入擊

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

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

之所欲知也惠盜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

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本無有擊大王獨

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盜曰夫無其

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

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

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

意耶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居處四分之

愛利之矣大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

盜對曰孔墨是也言當為孔丘墨翟之徒則得所



孔立墨翟無地為君見以尊德無官為長見以道天下

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領也願

尊高安而利也願其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

志之有孔墨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

墨也遠矣墨得賢名過於孔宋王無以應惠惠

蓋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

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猶因則

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彊大矣是也是也

田贄衣補衣而見荆王田贄齊人也荆王曰先

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贄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

也荆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此甲也也

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

惡乎甲者貧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

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得猶意

者為其義耶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取也刻人

之腹隳人之城墮刑人之父子也隳壞也其名

又甚不榮兵殺人以逆意者為其實耶苟慮害

人人亦必慮害之不得財寶也為財利出也傳曰

晉侯謚人人亦誣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

人久一作則甚不安之其為事如此二者臣為大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王無取焉王二計無取此二者為大荆王無以應說

雖未大行田賀可謂能立其方矣也方道若夫偃

息之義則未之識也辯說以服荆此以安魏田贊

賢之也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

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其役人皆謳歌而輓管

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

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

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因役人用勢欲

走之役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

術以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桓公則難與

往也往與致王也言其難

順說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

其人事則不廣廣博也成亦不可成亦可以其所

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

其所不能託也北方有獸名曰蹇鼻前而免後趨

則哈走則顛常為蚤蚤非虛取甘草以與之蹇

有患害也蚤蚤非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

其所不能託寄鮑叔管仲召忽二人相善欲相

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

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

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馬則不成且  
 小白則必不立矣桓小白齊不若三人佐公子糾  
 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  
 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  
 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  
 也二公子齊信公之弟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  
 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物  
 也糾在外不可謂必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慮  
 也若而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齊  
 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

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二萬以為二京者

為軍伐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土葬之以甯越謂孔

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甯越道之中年

者尸於齊齊人必怨其將使華送越聞之古善戰

者莎隨賁服却舍延尸行

齊人得收之彼得尸而財貴之使車甲盡於戰

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齊人戰敗盡其車

相然死者以盡之令其貧窮且孔青曰敵齊不尸

則如何其尸為京則如何甯越曰戰而不勝其

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

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一作上上無以使下下

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窳越可謂知用文武

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

敵之不服能盡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

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

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

以樹譽樹立也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

成經一作文之業定武之功闢一作土安疆於

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

也勤憂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成仁義之教

在於此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一作草中之戎

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天子周襄王也難出奔在

鄭晉文納之於成周故也於是天子賜之南陽之

地南陽今河南內陽樊温之屬是也遂霸

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

咎犯之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

皆如咎犯者耶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備

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豎刁易牙用

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為齊國良工澤

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也禮國之本君子

務本不知國而道生

不廣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

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迴通

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二徙成國周禮四井為

也四縣為都都方二里也邑有封都

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成

國成千乘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

之國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

故天下也人心皆喜之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

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行陸而也適越者

坐而至有舟也適之秦越也而

至者因其械也械器也武王使人候殷候視反

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

慝勝良讒邪也愚惡也而皆進用之武王曰尚

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

曰賢者出走矣奔謂箕子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

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

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戮之言武王曰嘻遽告

太公疾遠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戮暴賢者

出走命曰崩崩壞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傳

厲王虐國人語王王使衛巫監謗者得而其亂

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

朝要甲子之期而射為禽朝要朝甲子之期也與諸侯則

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

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

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

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日竭何也言以何武王曰將

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報也武王曰將

日夜不休行猶還也武王不休所以克紂也武王疾

行不輟輟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也武

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

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

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

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

之義也人為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謂

武王也人所惡天必從之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

也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

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

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

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

則弗得也武王悔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  
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也若  
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  
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本  
此字下有動作因日光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  
而治高事因也十一字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  
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衣一本作入因也墨子  
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非其所服也而為之因  
荆王欲也孔子道遵一作稱子瑕見釐夫人因也  
南子論語云子見南子于路不悅夫于矢之  
聞或云為論法小人心是也此釐南子岳失與

宋朝通太子蒯聩于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  
儲蓋歸我艾豨推北言之不得謚為釐明矣  
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  
則功專則拙專則成故曰拙因者無敵因民之  
義故無與之敵國雖大民雖衆何益不能使之  
不亡故曰何也  
益桀紂是也

貴因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  
得而法也胡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人  
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  
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一作異

而典殊東夏東方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

者今之法多不合同一作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

有似於此其所為欲同其所為異口昏之命不

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

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

務以相毀以勝為故故事先王之法胡可得而

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

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

擇一作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先王之

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人也而

已亦人也故察已則可以知之察今則可以知

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

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

陰陰日夕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一作瓶

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脔肉

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調和荆人欲襲宋使

人先表雍灌一作水水暴益暴長荆人弗知循

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

其先表之時可導也導時涉也嚮其施也今水已變

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

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

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



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似此表

不知其長益也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虧也而曰此

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為治豈不悲哉故治國

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

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

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殤子也

也折也未成人夭也故凡舉學一作事必循法以動也

一作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循也

也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

持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

皆不同非務相反也也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

斷不期乎鑢錡錡錡也良劍也取其能斷無取

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騫者東之馬名也王

也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

江者涉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刻一作其舟

曰是吾劍之所從墜於此下疾劍者也舟止

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

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其國與此同為

也求也與此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

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

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  
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恃矣  
也荆國之為政有似於此恃也此

察今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先識覽第四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傳

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故必先去也孔子曰

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其次避言故曰

古今地從於城城不遷城從於民民不潰民從

於賢周匝父處邠狄人攻之扶策而去邑乎岐故

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

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  
已矣孝經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以夏太史令

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  
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

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耻其功臣輕其賢  
良棄義聽讒眾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知

之必也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  
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

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箕子思  
遠之姑息之妲己為政賞罰無方道方不用法式

殺三不辜肝剖北干之心折材士之民大不服守

法之臣出奔周國豐國在晉大史屠黍見晉之  
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

屠黍晉出公之太史也出公頃公之孫定公之  
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後周敬王

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南為對曰晉先亡威公問  
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

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為不  
其亂也但語以日月星辰之行多又示以人事

多不義百姓皆鬱然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

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知所以

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屠黍居周三年

也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

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今有別有別

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

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

倚固無休息切磨倚近也無休息康樂歌謠好

悲康安也安溜酒之樂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

風也風化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

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

公固問焉對曰若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

得義蒔田邑而禮之二人賢也得史麟趙駢以為

諫臣二人直人去苛令三十九物事物以告屠黍對曰

其尚終君子之身乎其尚也曰臣聞之國之興也

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極盡國之亡也天遺一作

予之亂人與善諛之士諛詭也威公薨彗九月不

得周乃分為二中下謂之故有道者之言也

不可不重也周鼎著饗饗有首無身食人未一作

來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為不善亦然白圭

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

又之齊周白圭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

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

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

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

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

必亡中山齊皆當此當此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

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忘矣更猶其患不聞雖

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

中山五割地與趙卒亡之齊悉起軍以距燕人於濟上卒破之不存故曰未有益也

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保地養民所以存也

不修割地與趙弃民於燕不能自衛而衆破亡故曰造其所以亡也

先識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

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

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淮南

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何由遇哉故曰治奚由至

雖幸而有未必知也未必知其不知則與無賢

同不知其賢而不用之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

世之所以長也短少長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

亡國相望因主相及言絕也不得士則無此之患無

患也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建封服國八百餘今無

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曰

慎一日以終其世沒世為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

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

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

盡賢於已故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

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釋等也

則不能勝已故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

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

位上也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天

下既廢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

衆者暴寡以兵相刻刻不得休息而倭進者進

而升用也今之世當之矣今謂衰周無天子故欲求

有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間

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太上歛於滋泉遭紂

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

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紂不知太

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使亦若

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可盡

得也用也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為君

子也晏子齊大夫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

曰齊人累之名為越石父累之然晏子曰謔遷

解左駮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

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友一作

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也越石父曰吾

聞君子屈乎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

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

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言欲察人

之功實不復留觀行者不譏辭欲觀人之至行

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辭謝也謝不敏越石父曰

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客敬俗人有

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

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子列子窮

容貌有饑色子列子禦寇體道人也著書客有

言之於鄭子陽者子陽鄭相也曰子列禦寇蓋

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

乎鄭子陽令官遺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

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

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

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

子列子笑一作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

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

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

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果誅受人之養

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

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

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見其化也先見

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孔子曰貧觀其

觀世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瞑則與不見同一

也其所以為照所以為瞑異謂見與不士未

嘗照故未嘗見瞑者目無由接也接魚由接而

言見流流讀誣妄之誣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

以接不智同智也其所能接所不能接異異謂

能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智者達於明見未愚者

其所能接近也愚者蔽於明惛至所能接近而

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

能喻矣雖子貢辨敏無由戎人見暴布者而問

之曰何以為之莽莽也為作也莽莽指麻而示



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為之葬葬也壤壤猶

葬葬均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謂雖

長貌智之士不能為昏主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

之患自以為一作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

為智悖悖悖若此則國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

無由接而自知弗智則不聞亡國不聞危君言

君自君也桀紂所以國亡身滅不自知不智故也管

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病困將

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

行者無理謂臣居職有謀計皆當宣之於君無

輸寫所知使君行之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

無有懷藏理之地中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

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遠猶近也

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慊猶尚可疑耶管

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将

何有於君子所愛也而忍殺公又曰豎刁自宮

以近寡人宮害陰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

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将何有於君公

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苛病鬼病猶

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失精神

守魁鬼物棄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

以下人故曰失為公又曰衛公子啓

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感公又曰衛公子啓

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

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

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

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

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誰謂仲父言於是

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

以其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

築高墻不通人矯以公令不通人矯以公令有一婦

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

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言無從得

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

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

不通人故無所得無使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

十下衛下社凡千家以降歸于衛公慨焉歎涕

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

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

之弱揚門門名弱屏也邪臣爭權莫能舉喪事

大石五十五

卷之六

九

章

揚門之三月不葬此不卒聽管仲之言一作也

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易輕無由接見也無由

接固却其忠言却不用也而愛其所尊貴也所尊

所貴謂豎刁易牙常之

知接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尋是何

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

為道雖精不能見矣精微也故箕子窮于商為紂

范蠡流乎江功佐越王勾踐滅吳雪會稽之耻昔

秦繆公興師以襲鄭密不鳴鐘鼓蹇叔諫曰不可

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

里軍行二十舍皆以其氣之趨與力之盛至是以

犯敵能滅去之能速趨壯也故進能滅今行數

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絕

也過諸侯之土地遠行襲國必君其重圖之重

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平見

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乙丙白

也視孟明視也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

渴師必於殺殺澠池縣西女死不於南方之岸

必於北方之岸為吾尸女之易識也繆公聞之

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興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

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

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

必死矣是故哭彼謂其子師行過周周今河南城所

傳曰王城者西王孫滿要門而窺之王孫滿周

也周襄土時也曰嗚呼是師必有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

他周室之建國也周家所過天子之城宜索甲

束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初服回建左不

軾而右之初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初服

而車不超乘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

得無疵超乘巨踊車上也不下車為師過周而

東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

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遠使奚施歸告

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擅稱若曰寡君固聞大

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為大

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

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

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林也視

也於東邊候晉注一作聯之道候視也晉過是以

迷惑陷入一作及大國之地不敢固辭再拜稽首

受之三帥乃懼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  
 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  
 已盛矣盛還師去之當是時也晉文公適薨未  
 葬先軫言於襄公襄公文公之子曰秦師不可不擊  
 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見秦師利  
 而因擊之無乃非為人子之道歟先軫曰不吊  
 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  
 擊可大彊彊霸也一作若是一作若是大彊臣請擊之襄公不  
 得已而許之先軫遇秦師於殽而擊之大敗之  
 獲其三帥以歸繆公聞之素服廟臨哭也以說於

衆曰天子為秦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  
 於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殽也智不至也言但慮襲  
鄭之利不知將有報之智至則不信蹇叔哭其人  
敗也故曰智不至也繆公師必於殽而言不可不信師之不反也從此  
繆公不信於殽而言不可不信師之不反也生蹇叔言信不信也師之不反敗殽也毅  
羊傳曰足馬隻輪無反者從蹇叔言信生也故不至之為害大矣師敗師執故害大也

悔過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  
 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  
 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

始也始首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

誦之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而麇裘投之無

郵孔子衣麇裘投棄也郵字與用三年男子行

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

也舉取大智之用固難踰也踰邁子產始治鄭使田

有封洫都鄙有服封界洫溝也服法服民相與

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

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與猶助也左傳曰

之人謂也此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

產殖之也殖息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誨教子產

若死其使誰嗣之也嗣續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

訛也而因弗遂因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國人民

產也時二君因不復用則子產孔子必無能矣

若二國亦無用賢聖之功子產孔子必無能矣

必無所不能為也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

也言非但罪罰於民意亦可今世皆稱簡公哀

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此二君者達乎任人

也任用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安習夫

開善豈易哉也開通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

主賢也聽無事謂民謗子產孔子無用之為事

賢才不能聽之故曰聽魏攻中山樂羊將樂羊為

中山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也有貴一作功之

色文侯知之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者操

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書盡難

攻中山之事也難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

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之

日幾矣論士議士也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篋

哉一寸而亡矣中山之不取謂樂羊不敢取何以

乃也文侯賢主也而猶若此又况於中主耶中

主之患不能勿為而不可與莫為夫唯賢主能

之主不能無為故凡舉無易為一作之事氣志視

聽動作無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為

哉皆壹於為則無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

功於夏商成湯得夏武王得而句踐之所以能

報其讎也越王句踐破吳於五以小弱皆壹於

為而猶若此又况於以疆大乎湯武以百里越

差為之前馬魏襄王與群臣飲酒酣王為群臣

祝令群臣皆得志魏襄王孟子所見梁史起興

而對曰群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

者得志則不可賢臣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可

孫丑曰伊尹故太甲于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

者之為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燬孟子曰有伊

尹之志則可無伊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

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

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

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

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

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為

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子誠

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聽從史起教諾

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

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遂成王

曰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大怨欲

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

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

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梁

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矣賢主忠臣不能

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

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

能決善衆雖誼譁而弗為變功之難立也其必

由啣啣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故啣啣之中不

可不味也中主以之啣啣也止善賢主以之啣



啣也五功  
按魏王世家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王西門豹文侯用為鄴令史起亞之不得為四世之君臣也又孟子不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善哉此言復謬也

樂成

六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有水曰谿  
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不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積其仁心思慮其善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武王幼少周公攝政勤心國政以求致治也

毫細喻也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魯國之法  
魯人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言無所損也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淮南記曰子貢讓而亡義此之謂也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

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淮南記曰子路受而勸德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見其始知此之謂也

觀也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

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

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

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公卑梁大夫也

大夫皆稱公若周之車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

兵反攻之也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

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夷平也

吳楚以此大隆隆當格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

人戰於雞父公之子也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

臣小帷子陳夏齧潘子臣小帷子楚二大夫也

之夫人以歸實為鷄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

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

言楚不知始與終又不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

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

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

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魯宣三年傳曰鄭公

宋言受命於楚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應擊也

與晉爭盟也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餐

士羊斟不與焉與及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

戰怒謂華元曰昨日

之事子為制昨日之事也今日之事我為制今日

也御事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為鄭夫

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

也將以敗而為虜豈不冝哉傳曰羊斟非人也

此刑孰大焉故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已然

後可也古之良將人遺之軍醪輸之於川與士

元羊肉不及羊斟而身見虜故魯季氏與郈氏

凡日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已

鬪雞郈氏介其鷄介甲也作小季氏為之金距

氏之宮而益其一作而宅平子名意如悼子純

益已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郈氏魯孝公子惠

為氏因曰郈氏昭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

人而已其飲盡舞於季氏禘大祭也襄公昭公

諸侯六佾者四十八人於襄公季氏之舞道無

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審詳乃使郈

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

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

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為一郈昭伯

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乾侯魯

昭聽傷而不辨其義辨別懼以魯國不勝季氏

昭聽傷而不辨其義辨別懼以魯國不勝季氏

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况於三季同惡昭公惡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不故國內乃至乾侯以為遠也

察微

七曰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謝子關東人也

學墨子之道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

姑果恐王之親一作謝子賢於已也對曰謝子

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

主也奮疆也少主惠王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

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行去也凡聽言以求

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

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為之慤而徒以

取少主為之悖慤誠也惠王失所以為聽矣用志

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

定所以得行其邪也史定此史定所以得飾鬼

以人罪殺不辜群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

也形益衰衰肌膚也而智益盛老者見事多所今

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耶皆俱荆威王學書

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威王楚懷王之父也制術數也

有中謝佐制者為昭釐也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

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中謝官名也佐王不說

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細小人也一言而令威王

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

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

為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却豈不難哉猶除

壅開通也故曰而惡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激主

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

度法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

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為

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為之鄰

哉此有所宥也宥利也又夫請以為薪與弗請

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

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

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

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

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為昏以白為

黑以堯為桀宥之為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

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別能  
全一作其天矣也天身

去宥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  
淫則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者而可  
可之也不然者而然之也不是者而是故君子  
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  
充也亦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  
實也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而已矣凡亂  
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

猶若為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

從使人

謂不肖自

不為善而從

徒一作邪辟

使人從邪辟自

也所謂可從悖逆也

可從者乃悖逆之道也

是刑名異充

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逆者

不肖賢

之邪辟者善之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

言亂亡

待也復齊湣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

王湣

齊田常之孫田和立為宣王湣王宣王之也

故尹文問其故士問所以為也而王無以應此公王

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所以見任也任卓齒

而信公王丹豈非以自讎邪楚公王丹齊臣卓齒

其斃由在此二人非欲以自斃也然二人卒斃之洛王無道齒殺之而推其筋懸之於東廟終

日以自斃者也尹文見齊王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龍插之

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

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

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

謂士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一作矣尹文曰王

得若人肯一作用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

也尹文曰使若人於廟一作廣朝中深見侮而不

闕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否大夫見侮而不闕則

是辱也辱則寡人弗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

而不闕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

其所以為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以

為臣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不以為臣則嚮之

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

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

有罪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

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

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

弗怨也雖不可治意者未至然乎王言意以為

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曰殺

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鬪者是全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鬪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為臣不以為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穀齊也如衛之也也齊治王周室之孟侯也孟長也太公之所老也

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辯名實審也相以

士率義以霸管子輔而成之以土地之大也今此治王繼篡國之冒僭就其不義之人無管子之輔後有之又不能用人者也

正名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